小學考

小學考卷二十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十六

周氏馴六藝類要

卷見黃溍文獻集

未見

黃溍後序曰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

於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浸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胥欲請於朝以鐘律別爲一書而奏

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稾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注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皆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

氏剛善父迹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原流之自以爲是書實權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舒氏 天民 六藝綱目

二卷

存

張翥序曰古者教人之法六藝而已周官大宗伯掌之六藝遍習故士皆可用公卿大夫居者冠冕佩玉以理朝政一有戎事則出爲將帥介胄行陳文武兼舉而無不得其任者由教之有方而學之有其素也六藝今惟書筭是用人亦罕習朱文公著小學書特

表焉徒名從爾四明舒君隱儒也纂爲綱目子恭注之條陳詳解不啻折旋於儀文之間詠蹈於音樂之所司容於賓卿之次爲範於驅馳之地可謂明且備矣至正癸巳予以太學博士考試大都至秋闈發策漢人問以六藝衆皆罔然叩簾語之尙弗達所答遺五得一舉二舛四終場無全策第曰試官困我舉人而已蓋以爲兒童之學而易之不知此成德達材之先務也鄭令陳止善纂此乞序刊行以惠學者學者能致意此書按古禮以參今禮而知其數度損益之宜按古樂以證今樂而知律呂旋生之妙按古書以校今書而知聲形訓詁之文射雖禁而弧矢有其方

御雖廢而騶御有其法亦所當知也數則古今一爾果善乎此豈非博物之通儒哉舒君諱天民號蓺風子恭字自謙號說齋至正甲辰冬仲月望日

胡士佐序曰曩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畧舉其綱答之次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衆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必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爲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蓺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講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

事爲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叶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爲啟擊蒙童之具雖老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吁人心不相遠愚也嚮嘗有志於斯未遑詎意已有先吾著鞭如蓺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

楊汯序曰先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乃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蓺風舒先生乃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作

爲六藝綱目類分膽列循文生訓句以四言使觀者便於記誦其子恭又加注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目常接于目則得于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

劉仁本序曰人生八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雖小學之事而世之學蒙授徒者往往僅能汎舉其大槩以語之而於衆目之詳已不復記憶纖縷析對必資檢閱而後整焉此藝風舒先生六藝綱目之所由作也然聖人生而知之亦曰義理耳至於名物度數必待講學而明茍講之弗明

弗措者於此編不爲無補

舒恭序曰先君生甫十歲而先祖亡泣曰吾不可以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旌厥志也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藝風同郡太傅蔣公汝礪歎曰先生之號甚美矣他日表章六藝其惟先生乎先生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者僅學其畧乃博采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以詔家塾識者翕然稱之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夫顧世之輯是書者多矣然未有若此之簡而明且句以四字尤便初學誠六藝之指南也請與同志共之由是講之者衆居無何

先君下世手澤未乾嗚呼痛哉恭不能繼述徒爲人子遂忘固陋乃討論而注之至正甲辰夏邑令陳君正善以之達承旨仲舉張公公喜曰何見此書之晚也乃序其端有曰四明舒君隱儒也夫隱儒之稱豈偶然哉恭也一讀則再三感慨爲重悼先君生不逢時抱恨而歿所賴遺墨有稗世教復有宇原亦學者所好附于卷後吁先君學而不仕非隱儒乎六藝之風自我而衍蔣公之期不謀而符今乃壽諸梓而惠後學其庶乎可以無憾矣夫丙午三月

又題辭曰維古設教以鄉三物六藝居一蓋不可忽

八歲蒙士初入小學先誦其文旋加攷索逆其長也

則復游焉博極旨趣才悳可全甄諟六藝有條有理昔之學者无間終始於戲虣秦典籍煨燼六藝樞要亡滅殆盡五禮六樂條目具存節文音調舉皆討論曰射曰御亦不易語執弓行車罔循軌度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人生日用時能或廢聖遠經殘風頽教弛師生授受減裂而已時覩字學倚筆而作梭之古文十字九錯然則五者槩可知矣教或得人學元難爾士夫爲學學書宜先次則數也射御繼焉若夫治體禮樂爲急有國有家盡先教習後世沿襲惟訓孺子豈知大學實基乎是嗟我先君有感於斯纂集成章綱舉目隨恭也不敏黽勉箋注新學習之庶知門戶

舒膚後序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收放心養悳性作成賢才而實與之世衰教弛此學不行久矣吾伯父執風先生纂集六藝名曰綱目俾童稚習爲進悳之基惜未行世而沒也其子自謙攷訂箋注之名公巨儒歷序而表章之然而未克刊行也戊申春予假館于良學錢氏以此編示之三復稱歎遂得以成其美於戲學者皆著述而不得行于世者幸本書存也今遇良學慨然玉成是書使爲師者皆知六藝之蘊教人以待於用誠後學之大幸也良學武肅裔也於此可謂賢也與戊申歲書雲日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舒天民譔天民字虁風鄞縣人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元之注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爲之注同郡趙宜中爲之附註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六書轉注一門以爲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到有側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首爲県反正爲乏雖本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爲尸爲側人匸爲側口則謬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注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攷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説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揭汯劉仁本四

序皆末言及宜中附註事末有舒膚後序題戊申歲巳爲洪武元年反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又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後小學一類惟收聲音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趙氏撝謙六書本義

明志十二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趙撝謙字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眞明春秋

山陰趙似長於說詩近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揭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奕隱居臨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糾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其著書三百餘卷將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終瓊山教諭其後修永樂大典

以其門人柴欽言即其家取所譔聲音文字通以備采錄

撝謙自序曰六書何爲而作也皇昊羲農繼天立極將旨開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樸未散六書之理已悉具於沖漠無朕之中粤自元气肁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縣象云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艸木鳥獸之紛然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盡於是滎河出圖假手皇羲而六書之文與時則有若朱襄候剛从而廣之而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郥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乎虞夔商周之世其道大明

而司徒之識設保氏之教立及嬴政暴興燒毀文籍李斯乘時改作家用其私程邈王次仲苟趨省易分隸家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大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已上乃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止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蒼頡法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博采稽考訪之於逵著爲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攻巧點畫波折程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書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興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鉉之集注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

之復古編鄭漁仲之六書畧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明其㠯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既非矣王有㠯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卽嘗研精覃思折衷諸家之說附㠯已見僎集六書之義正其㠯母統子㠯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㠯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二篇㠯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六十㠯當一朞之日月該萬有餘數㠯當萬物

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省譌迴之數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計者又目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謄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層乎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之義所載所該目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覺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目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於有道致古君子倘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

徐一夔序曰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

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冢乘錢穀訟獄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于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淸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于是六書之意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眞

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
論著之書考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
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
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數著爲十
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
用無謬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
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
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
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外史行人之所
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
撝謙嘗出宋宗室志懲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

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復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藴以㧑謙請之力姑者其用心之專者云爾

烝調元趙考古先生遺書序曰趙考古先生初名古則更名謙字㧑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後明洪武間領鄉薦初徵至京修正韻尋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雖不與修正韻創用其說歸築考古臺復召爲瓊

山教諭稱海南夫子先是宋濂王是卲濤並遣子受業焉著聲音文字通百卷永樂間上於朝謂文象周文孔翼皆從羲畫出書失傳著造化經論圖標康節詩句希至聖賢餘著書尚多盡軼竹坨作傳言與朱右謝肅徐一夔爲文字交受易于天台鄭四表友定海樂良鄞鄭眞考春秋山陰趙俶考詩造甬考樂府廣陵張昱考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考草書篆隸推其尤精六書作六書本義此聲音文字通之所由成也未言作圖及學範共三百餘卷卒時年四十有五亦祗目其訓詁詞章包羅葦有耳嗚呼奇士聚精覃研所著書與泰灰等天地之至寶湮沉鴻覽博物

者傷其傳之有幸有不幸蓋用以自悼也皮陸指文
譽生涯為戒其意亦爾予獨謂先生躬體正學上接
濂閩之脉持己以敬為基本其所著造化經論圖與
圖說獨不泯與周子易通相發明微特發揮一中之
分心上之起俾天人之奥招揭行間為康節之功臣
天之不沒是書不喪斯文也此書存餘皆鱗爪矣吾
師勞餘山先生又四百年後崛起于餘姚遺書經水
火不滅今已上續紫陽之著述與先生輝映于鳴山
濱海之地吾姚之正學流傳與起於無窮端在是矣
徐君意欲刊之屬布問序于予予因感于北溪字義
非志于辨正四聲蓋一貫宗傳寓焉讀是編則文字

通之學可知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稱撝謙字學最精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范六篇學范蕪雜殊無可取是編六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凡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爲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畕字爲一部以畺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田部說文包字爲一部以胞匏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勹部說文𢆶字爲一部以幾幽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幺部凡若此類以母生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所生之子與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之似爲未當又

若說文儿部儿讀若人充兊諸字從之與人字異體而撝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皋字從本從白而撝謙誤以從白爲從自附入自部則於字體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沒所長焉

按六書本義其論曰六書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三曰會意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侂夫四者之中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加也會意諧聲字也諧聲字之純會意字之間也

假借轉注則文字之用也肇于象形滋于指
事廣于會意備于諧聲至于聲則無不諧矣
四書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有未合而
後轉注以演其聲象形指事一也象形有加
爲指事會意諧聲一也會意主聲爲諧聲假
借轉注一也假借叶聲爲轉注明乎此則六
書之能事畢矣其書分十類凡三百四十部
合一千三百字每字先反切以知其聲次研
釋以知其義次引證以明其用次說六義原
造字本旨次假借次轉注各圈於上以爲端
自謂精研覃思折衷諸家附以已見凡五謄

姉克成編前有論七圖十二

趙氏撝謙童蒙習句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撝謙書後曰好古而不諸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道舉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隸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偕余不佞研精覃思竊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胥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錄成四方言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準

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隸之苟易草書之狂悖亦
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隸有門無門有聲無七之類草
之有處無處有業無業之類又不如分隸抑亦可以
觀世變也雖然若天卿豪愛之體近古秦泰奉春之
首與隸則草亦有可取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載楊謙著書十種此書
居第八惟六書本義及學範行世餘書則邱濬李東
陽謝遷先後訪於領南不獲則此書爲明人所未見
亦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載篆隸眞草四體
然小篆及眞書各有定格而隸草變體至多不能賅
備姑見崖略而已楊謙本以小學名此則鄉塾訓課

之作非其精義之所在也

馬氏琥偏旁辨證

千頃堂書目

存

蘇伯衡序曰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僞踵誤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守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叙之予惟先生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

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爲書也因世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二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爲第唐之制也其爲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

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
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
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媸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
之說雖有存焉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
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
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爲書篇以詔
于其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
欲爲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
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
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率張而穿鑿杜
譔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義

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牴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修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爲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貝瓊序曰自洪荒旣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百五大篆易而爲小篆小篆易而爲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

之法哉後世小學旣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閒加以宰爲丁以丁爲一爲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典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旣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毋母殳攵美羡之類固足以爲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爲艶夷之爲夷丰之爲丰船之爲舡尼之爲戹屆之爲届晉之爲晋䆮之爲臺鑪之爲爐鉛之爲鈆是非舛亂於是詳求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别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纂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

旁辯証其覩毛晃所定爲有加焉

黃虞稷曰琬字文璧紹興人從楊維楨學春秋官撫州知府貝瓊爲叙

劉氏彥振篆韻集鈔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彥振鄱陽劉彥昺弟洪武中薦舉官知縣

汪氏克寬六書本義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明史儒林傳曰汪克寬字得一祁門人十歲時晝夜

誦習專勤異凡兒問業于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
舉應天鄉試中選會試以荅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
舉業盡力于經學洪武初聘修元史將授官固辭老
疾還卒年六十有九

謝氏林字學原委

明志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林鼠陵謝應芳子洪武中官新鄭教
諭

穆氏正文字譜系

明志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正字畧中四明人明初官靈璧知縣

王氏仲芳文字考證辨譌 方孝儒遜志齋集作篆書考證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仲芳寧海人

方孝儒序曰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漫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存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

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遷幾至放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猶智不足以啟羣惑言之者一而排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經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眙而驚歎而人固鮮有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

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寕海方塘先生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譌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古寕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加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

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文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其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鍾氏耆德養正錄字體

福建續志書目一卷

未見

福建通志傳曰耆德字元長閩縣人家貧不娶教授生徒以養親淸修苦節其學博極羣書

丁氏日造六書考

福建續志書目

未見

包氏宏六書補義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包宏字用夫進賢人希魯次子洪武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奉使山西著六書補義

夏氏誠六書正疑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林氏天爵 肅字備攷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駱氏文衡 字學原委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秀水縣志曰駱文衡字李銓

來氏嘉謨 字學原流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來嘉謨蕭山人

陸氏曾奕宇原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陸曾奕蕭山人

季氏守鏞六書本義內外篇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倪氏公武六書本義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倪公武金華人

李氏陽春難字智燈

澹生堂書目二卷

未見

陳氏錫斷坑論守夜談

澹生堂書目一卷

存

按是書在陳祠部集內

劉氏寅六書偭解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山西通志曰劉寅太原人

常氏倫校正字法

山西通志書目一篇

未見

張氏亦堪說借

山西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小學考卷二十四終

男學崇
學堋
挍字

小學考卷二十五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十七

黃氏諫从古正文

明志六卷

存

甘肅通志傳曰黃諫字廷臣蘭州人博古多藝工篆隸行楷登正統七年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後謫廣州府判從學者甚衆廣人立祠祀之所著有詩經集解使南稾從古正文蘭坡集行世

錢曾敏求記曰从古正文一卷篆文正楷點畫不容

少差此書存其遺跡且依韵易檢焦弱侯藏茹貞生手錄本徐元懋印史極稱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考正字畫之譌以洪武正韻隸字每字大書正文而分疏訓詁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論六書之義未嘗不確而篆變八分八分變楷相沿旣久勢不能同古楷之不可䋲以小篆猶小篆之不可䋲以籀文諫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態重譯乃通而究其底蘊實止人人習見之說文九千字非僻書也無裨義理而有妨施用所謂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類是矣

涂氏觀六書音義

明志十八卷

佚

江西通志傳曰涂觀字恒孚豐城人天順進士成化間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衢州知府復知寧國著有六書音義

張詡序曰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冢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爲卷十有八其爲門十有三其爲部五百十有四其爲字總若千萬其眞楷主洪武正韻附之以古文篆文籒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正而無玉篇之

冗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韻府字彙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旣歸老于劍江之上也日維從事于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携之人廣刻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于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陷荊國之妄而六書

於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明皇大一統文字無寄象鞮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文移券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尙沿舊俗氣豈有昧文字體用原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啟初學醒羣蒙其有功于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于顧眄蓄血氣于典籍沐之以虛圓不測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雕盱側媚之態回熙熙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抑聞穆叔立言不朽之說詩孝思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爲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章親美其孝思必足以爲錫類之勸

也走也故于序末表而出之

按是書今已見傳本張詡序從明文海錄出

千頃堂書目言宏治十八年徐竑序

魏氏校六書精蘊

千頃堂書目六卷

存

明史儒林傳曰魏校字子才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宏治十八年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改兵部郎中移疾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累遷國子祭酒著有六書精蘊卒謚恭簡

校自序曰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泰以古

德閏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旣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誤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

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實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于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講于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于小篆可者倘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湮于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

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于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與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着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符慊于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斯篆今亦何必盡廢且使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贖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還隸亦必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于民樸毋或雕琢矣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自序謂因古文正小篆之譌

擇小篆補古文之闕又謂惟祖頡而參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證正云云然字者滋也輾轉滋生如子孫之於祖父血脉相通而面目各別枝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孫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謂非其子孫也又擇小篆以補古文是子孫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躋之於祖父之列以補其世系之闕也元以來好異之流以篆入隸如熊忠韻會舉要所譏者已為駭俗杖更屠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書都無依據名曰復古實則師心其說恐不可訓也末附音釋一卷乃其門人徐官所作以釋注中奇字者書有難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譯

則乖僻無用可知矣

徐氏官六書精蘊音釋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錢曾敏求記曰魏莊渠六書精蘊音釋一卷此於六書之學詳考極佳向是徐元懋手寫稾本後附莊渠先生親筆書四紙亦墨莊中一古物也

天祿琳琅曰六書精蘊後附校門人徐官音釋舉要一卷官因字有難識者爲音俗字於書端并附舉要於書末以便披覽官吳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第見太學題名碑

劉氏孟字林纂要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孟安福人成化丁未進士延綏巡撫都御史

朱氏嘉蔯字羲博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嘉蔯濟寧人宏正閒隱士

戴氏冠奇字訓釋

見文徵明甫田集

未見

文徵明撰戴先生傳曰先生名冠字章甫長洲人屢試不獲解宏治四年以年資貢禮部選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著有奇字訓釋若干卷

戴氏冠濯纓亭字義

澹生堂書目一卷

存

按是書載濯纓亭筆記中疑即奇字訓釋也

方氏仕集古隸韻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明方仕譔案是時有二方仕一爲
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寧波人
也其書以漢碑隸書分四聲編次全襲宋婁機漢隸
字原而變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文天地元黃諸
字編之體例甚陋又摹刻拙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
丙戌市舶太監賴恩序盖仕爲恩題射廳榜恩因爲
損貲刻之又有浙江進士章滔序亦頌恩之功盖均
不足道云

周氏珙書纂作字學纂要

明志五卷又音釋一卷

存

林俊譔周公墓志銘曰公諱瑛字梁石蒲田人號蒙中子自貢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成化已丑進士累官四川參政尋右轄進資善大夫所著有翠渠集經世管鑰呂律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書龜周易參同契本義

周氏瑛字書啟鑰

千頃堂書目

存

王氏應電同文備考

明志九卷四庫全書目八卷

存

明史儒林傳曰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研精字學著同文備考九義音切貫珠圖

黃虞稷書目曰嘉靖十八年乙亥敘書法指南一卷翺術舉要一卷字聲定母一卷經傳正譌一卷音韻會通一卷韻要初識四卷

四庫全書提要曰同文備考八卷附聲韻會通韻會粗釋二卷明王應電譔是編考辨文字聲音其學出於魏校而乖僻又過其師前有自序謂洪武正韻闕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於是著爲是書取古文篆書而修定之並欲以定正許愼說文之失襲戴侗之遺法分爲八類曰天文曰地

理曰人容曰人道曰人體曰動物曰植物曰用物舉是八綱以領其目又舉諸目以附綴偏傍系屬諸字考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三代以下得以考見六書大畧者惟賴小篆之存得以考見小篆本旨者惟賴說文始一終亥之目州居部次不見陵亂是以上通古籒下貫隸楷猶可知其異同因革之由若大篆則見於說文者不及二百字卽岐陽石鼓傳爲籒書尙不能盡目爲大篆況古文見於說文與出於鍾鼎者已自不同必欲併合論之名爲復古實則鑿空遂至杜譔字體臆造偏傍竟於千百世後重出一製字之倉頡不亦異乎且旣不信說文矣而於說文引述

諸經文句互異者乃反據以駁正經文不知漢代經師多由口授被諸竹帛往往異文馬鄭以來諸儒商搉折衷乃定爲今本愼書所據如易用孟喜之類其序本有明文不過當時一家之學應竈乃執爲古經拘泥殊甚至所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改字母爲二十八改韻類爲四十五爲橫圖以推衍之其於古今異宜南北異讀皆所不考合其所不當合分其所不當分又每字合以篆體端緒叢雜加治亂絲亦可云勞而鮮功矣

楊氏愼六書索證

明志五卷

存

明史楊愼傳曰愼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延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譔疏諫不得命下詔獄庭杖之謫戍雲南永昌衛卒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愼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于世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諡文憲

楊氏愼六書索隱

明志五卷

存

愼自序曰愼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蓺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

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慶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淮李文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承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受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既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釐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亦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詢居多暇乃

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開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文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尋得而畧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猶能誦爰歷滂憙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

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互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衞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王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字如竹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

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閒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㕑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原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彫誤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赵古則窺班得脅擷英尋寶何物周伯温者聞見旣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蚍蜉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厄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嚮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緒餘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宮牆哉愼爲此感

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
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
閱不能乃拔其精華而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
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
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
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煩可以詁經正史
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
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
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喜易
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元而詩書
春秋爲甘泉四賦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

于雕蟲篆刻何必晦其少作乎必以元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距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喙而心俞矣

夫

四庫全書提要曰愼自序謂取說文所遺彙萃成編以古文籒書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畧云云蓋專爲古文篆字之學者然其中所載古文籒書實多畧而未備卽以首卷而論如東韻工字考之鍾鼎釋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龍敦九工鑑之類各體不同而是書均未載及又如共字止載汾陰鼎而

好畤鼎上林鼎綏和鼎之類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見者必著所自來乃可傳信而書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將何所據依乎

楊氏慎古文韻語

明志二卷

存

慎自序曰音祖于日聲祖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數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淚古挾冊有慕在昔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誄投壺儆教緯讖箴令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厖獻神徂聖伏文宸采匯奏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窺水暇日

因之窺班庶已賢奕

楊氏慎古文韻語別録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楊氏慎古音複字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楊氏慎古音駢字

千頃堂書目一卷一作五卷

存

莊氏慶豐鼎鉉古音駢字續編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譔續編五卷國朝莊履豐莊鼎鉉仝譔古人字少而韻寬故用字往往假借是書取古字通用者以韻分之各注引用書名於其下由字體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漢以前古音頗有考證但遺闕過多牽合亦復時有即以開卷東冬韻論之如荀子議兵篇云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注曰隴種新序作龍種禮論篇曰彌龍注曰彌如字又讀爲弭楚辭九章曰蓀詳聾而不聞補

注云詳與伴同九歎云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注云逢一作逢古本作蓬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曰大夫曳庸注曰左傳作后庸國語舌庸史記五帝本紀曰其後有劉累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故五帝本紀又曰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則擾柔字通倉公列傳曰臣意胗其脉曰迥風注曰迥音洞言洞入四肢漢書地理志曰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襲揚雄傳曰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頌讀若容大戴禮衛將軍文字篇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注曰今詩爲駿龐五帝德篇曰鳥獸昆蟲考說文以蟲爲䖵然漢代碑刻即用虫爲蟲則虫蟲通此書

原本續本均未舉及則采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蘧門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蘧門乃不注續本於虋冬滿冬門冬引爾雅注而山海經曰其草多芍藥虋冬乃不注又引廣雅膺匈二字謂匈胷通而管子內政篇曰平正擅匈注曰和氣獨擅匈中亦古胷字乃亦不注則訓釋之未詳也他如圜鐘函鐘是黃鐘林鐘別名非黃通爲圜林通爲函其浸盧維讀作盧濰恐亦鄭元之改字未可盡槩以古音乃一例定爲通用未免附會然大勢徵引賅洽足資考證古字之見於載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學之善本矣

楊氏慎奇字韻

明志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標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聲故曰奇字考六書以說文所載小篆爲正若衛宏楊雄所學則别有古文奇字以非六書偏旁所可推也此書以奇字標名而若說文引經豐其屋豐作豐克岐克嶷嶷作嶷靜女其姝姝作姭庶草繁廡廡作無天地絪縕作壹壺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楙故源源而來源源作謜謜泣血漣如連作遱之類雖與今經文異而皆有六書偏旁可求則正體而非奇字且此

類甚多不勝載如說文引尙書嵎夷作堣夷引論語友便佞便作諞引詩赫兮咺兮咺作愃引周禮膳膏臊臊作鱢孤乘夏篆篆作軕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巟引詩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犕引書濬畎澮距川畎澮作く巜引春秋傳翫歲而愒日翫作忨愒作㵣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隺引春秋傳執玉惰惰作憜引詩納于淩陰淩作滕引論語白圭之玷玷作𠜾引書闢四門闢作闢異同之處不可殫數此書所載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汶禱之作禂皆假借字而亦概列爲奇字尤屬不倫又如葘字下但注一災字而不云本鹽鐵論罕被寇菑菑音災

廧字下但注一牆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員篇行廧落房元齡注爲行廧及籬落閭字下但注一開字而不云本漢書匈奴傳乃遣閭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閭大關顏師古注閭與開同荏字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漢書貨殖傳然猶云山不荏蘖師古注荏古槎字閭字下但注一閈字而不云本漢書楊雄傳東鄰昆侖西馳閭閻師古注閻與閈同則全迷其所出萁字下注音該但引曹植詩而不知淮南子㶿萁燧火高誘注萁音該亦字下注音流但引賈誼傳朝廷之祝端亦平衡而不知考荀子榮辱篇其亦長矣楊倞注亦古流字則不溯其所始又如冬韻載𥨍

字引說文而不知漢書地理志蒼梧師古曰梧古松字與案同一古松字責字下注云古文班而不知荀子疆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倞注賁讀如墳漢書翟方進傳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音肥蝯字下注與援同而不知漢書李廣傳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其闕佚又不可枚舉蓋慎尤於腹笥特就所記憶者錄之故於諸書不暇詳考然於秦漢載籍亦已十得三四講六書者去其疵而錄其醇或亦不無所助焉

楊氏慎雜字韻寶

千頃堂書目七卷

存

楊氏愼經子難字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上卷乃讀諸經義疏所記凡易詩書三傳三禮爾雅十書下卷乃讀諸子所記凡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說管子十州記戰國策太元經逸周書楚詞文選十三書或摘其字音或摘其文句絕無異聞蓋隨手雜錄之文本非著書其孫宗吾過珍手澤編輯成帙而王向修序刻之均失愼本意也

楊氏愼分隸同構序

見升菴文集

存

愼自序曰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跡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變夥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支焉暇日捜諸字書合于六書而又叶於八法得什一于千百振體要于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曇礦之鵝空傳贋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芽之手元和之腳明之存乎其人知遺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楊氏慎石鼓文音釋

千頃堂書目三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第一卷爲石鼓古文第二卷爲音釋第三卷爲今文附錄則自唐韋應物至明李東陽所作石鼓詩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稱東陽嘗語慎及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有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焉惟訥詩紀亦據以載入古逸詩中當時蓋頗有信之者後陸深作金臺紀聞始疑其以補綴爲奇至朱彝尊

日下舊聞考證古本以六轡下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皆愼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有兒文郭氏云恐是臭字白澤也愼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尤爲欺人明證且東陽石鼓歌云拾殘補闕能幾何若本有七百餘字東陽不應爲是言云云其辨託名東陽之僞更無疑義今考蘇軾石鼓歌自注稱可辨者僅維鱮貫柳數句則稱全本出於軾者妄又韓愈石鼓歌有年深闕畫之語則稱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卽眞出東陽之家亦不足據況東陽亦僞託歟

陶氏[滋] 石鼓文正誤

四庫全書目二卷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滋字時雨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是編以薛尙功鄭樵施宿等石鼓訓釋不免舛譌因親至太學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闕畫仍多影響揣摩其後序踵楊愼之說謂曾見蘇軾摹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李氏舜臣古文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舜臣自序曰自古文降而爲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

爲也其去古文猶如辰之于階益降而爲小篆隸矣今說文中反雜以隸而或稱某籒文某古文則許氏筆以別于本所存乃其本所存古耶斯耶不可知矣余考古文以讀六經因及于籒以其爲廣古文而作至于千古或異者焉易詩書儀禮周禮各若干字又舜臣與崔後渠書曰舜臣啟爾雅當爲釋經而作竊意爾雅滯于章句說文滯于邊旁有所長者有所短與漢儒務存爾雅又于爾雅有滯者焉宋仍漢訓有不必仍又薄爾雅說文不信而信近傳廣韻增第四義焉宋學不明于義安取大篆已降況秦隸乎今用秦隸訓古聖人文豈不遠哉且孰非說經而漢儒

執禮過嚴于義反陋宋儒說理過詳于言反淺尋裁

幸甚

四庫全書愚谷集提要曰據集所載小序舜臣所著籀文考文六經眞音諸書于今皆未見然亦足見其文之根柢也

按舜臣字茂欽號愚谷山東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

李氏舜臣籀文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林氏應龍字海

見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傳曰明林應龍字翔之永嘉人精篆隸擅文學以不能洪涊權貴久淹印局大使著有字海

王氏三聘字學大全

陝西通志書目三十二卷

未見

三聘自序曰昔人謂文字之學有三一體製一訓詁一音韻夫篇海體製也四聲音韻也訓詁固嘗刊行而切韻貫珠雜法各自爲帙猶未克一然字須篇以聚之韻以協之法以通之而其學始全茲刊也主韓

氏五音篇韻終以切韻貫珠集附爲統名曰字學大全凡三十二卷

按三聘盩厔人明僉事

豐氏道生金石遺文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明史豐熙傳曰熙鄞人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

四庫全書提要曰道生即豐坊所更名也坊頗能篆

籀書其諸經僞本多以古文書之至今爲世所詬厲此書雖采奇字分韻編次但以眞書一字直音於下無所考證亦不注所出體例畧近李登摭古遺文雖未必全出依託然以道生好誕僞書凡所論說遂無不可疑故世無遵而用之者此本又傳寫失眞益不足據矣

陳氏士元古俗字畧

明志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標題之下題曰歸雲別集與所著周易同盍亦其別集之一種也其例仿顏元孫

干祿字書而小增損之亦以韻分字所列首一字即元孫所謂正也所列古體及漢碑借用字即元孫所謂通也所列俗用雜字即元孫所謂俗也古字多以鐘鼎之文改爲隸體已失其眞又不注所出彌爲難據他如囪之爲腦䀝之爲眥則周伯琦之譌文僃之爲天卍之爲萬則釋典之譌體一槩濫收殊乏考正其有已見經典者如左傳民生敦龐毛詩民之方殿屎等字皆斥爲俗字而徐鉉校正說文所云俗書如䑓个等二十八字反未刊正棄取亦殊失倫士元誤述之富幾與楊愼朱謀㙔相埒而是編䟽舛不一而足亦貪奇愛博之過歟

按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灤

州知州

周氏宇字考敬𡧍

明志十六卷

存

黃虞稷書目曰宇關中人戸部郎

四庫全書提要曰宇字必大自署關中人前有萬歷

十一年自序考太學進士題名碑萬歷癸丑科有周

宇崇禎初所定逆案中亦有其名然碑稱四川成都

人與自題關中不合序作於萬歷十一年已自稱老

且疾則不應尚及媚魏忠賢惟咸寧縣志載周宇西

安左衛人嘉靖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精識古文奇字云云當即其人也是編辨字學之譌分為四考曰正形曰殊音曰辨似曰通用前三門俱以洪武正韻分部編次惟通用一門分實名虛聲疊字三篇別爲一列其正形多以篆籀隸加東字同字皆以起鉤爲譌字如其所說必八法全廢殊拘礙難通殊音即韻書之互注然辨古音今音及雙聲轉讀均不甚精核辨似一門尤爲瑣屑如壺之與壼傳之與傳稍把筆者皆知之何必縷縷乎通用一門雜取假借之字既多挂漏又頗泛濫均不足以言小學也

周氏字認字測

明志三卷

存

浙江采集書錄曰認字測三篇明戶部西安周宇譔

舉八十一字各為之說以測古人制字之意

周氏宇三百篇疊字

陝西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曰明主事咸寧周宇譔

金氏世龍六經字原

明志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進士官按察司副使

孫氏樓 吳音奇字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常熟孫樓誤

吳氏存中 字學

浙江通志書目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引發書曰存中字致之

呂氏明倫 字郛

江南通志書目二卷

未見

江南通志曰建平呂明倫譔

小學考卷二十五終

男學崇
學𡌅 挍字